

杀虎口：走过繁华，走过苍凉

郭慕清

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曾一个人夜游平遥古城，寂静幽深的夜色就像是夏日里的紫藤花，一片片地盛开在我的青春里。后来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去平遥参加国际摄影节，记忆里平遥那种遥远深美的古城质感又在一张张相片上浮现，让人无法忘怀。

字典里有一个词：一见倾城，讲的是女人的美。而在充满无尽忧郁琐碎的岁月里，总有一个地方能让人一见倾心，再见魂牵梦萦，就像是曹文轩故乡盐城的麦田和草房子，就像是莫言梦中高密的金黄色玉米地和记忆里透明的红萝卜，还有雪小禅永远写不够的白色的苏州河和评弹，还有史铁生那遥远的清平湾和地坛，还有……

于我，便是平遥。

欢喜是从名字开始。嘴唇轻轻吐出“平遥”，像被一条清凉的小蛇咬住了心，看见了清晨的薄雾，平静而遥远，幽深而孤独，在眼前弥漫。读这座古城，像是在品味林风眠的画，她像是人间一个最深情的淑女，来人无论怀了何种悲哀的情绪，她总能让人得到温情和安慰。置身大都市动乱喧嚣的生活中，这里像是一个桃花源，这里没有月份牌式的妖艳，也没有文人士大夫式的清高自赏，这里涌动着大自然的生命力。

这种生命力不是一种轻薄的艳丽，平遥也并不美。处处穿越漫长岁月的古城甚至这座穿出一抹残落。城墙的石缝里黯淡斑驳的苔痕，寂寂地透出一股对待生活的淡然与热情，发芽的嫩绿小草拱出头来与打着“华丽的袍子”，看见了对生命的好奇和新鲜，有时候还能看到粉红色、嫩黄色的小花都争奇斗妍地盛开着，仿佛每一天都是一个节日。

平遥，平遥

站在古老的城墙上，无数灰色的屋顶在眼前一寸寸地铺开，会让人自然地想起贾樟柯的电影《站台》，想起崔明亮和殷瑞娟的爱情。这段爱情也不唯美，就像是绵亘在平遥历史里狡猾的晋商一样，彼此都有曲折的心眼和小心的算计，都有对爱情条件的称斤掂两。在影片的结尾处，崔明亮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房间里水开了，咕嘟咕嘟响着，殷瑞娟抱着孩子哄她睡觉，像是在飞扬的青春尾巴，唯美的爱情被残忍地扯开了“华丽的袍子”，看见了里面“虱子”。可这样场景是那么的真实，这是生活。张爱玲说她爱听“市声”。在平遥，“市声”有贝壳一样饱满的声线，有一种温暖的触感。

我还记得，在居住的客栈里的院子里，天台上是瓦蓝色的，棉白色的云朵在轻盈浮动，还有常常侍着二楼红色围栏跟我打招呼的店家太太。她有五十多岁了，不美丽却总是在笑，那种爽朗的笑声很温暖，让人忍不住要亲近。她的笑容咧到腮边，右边的牙齿掉了一颗，能看得很清楚，可她并不介意，她的笑声隔着很远都能够听见。有好几个清晨，我起床拍摄朝霞，能听见在厨房做早饭的她，在笑，在笑，还在笑。时间把光雕在她的脸上，她却把微笑留在嘴角。

有机会还想再去平遥，还想把自己的身和心浸在那座城里，浸在市声里，浸在这种对生命的盎然的热情里，和永远也不想要停止的笑意里。

“数年之后，杀虎口千年古关，雄姿再现，将不再以一种文化遗迹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，一座集寻根探脉、休闲养生、生态旅游、文化观礼为一体的国家5A级历史文化风景名胜区内必将展现在塞北大地。”

这段话来自杀虎口景区发展规划的展示牌，立在杀虎堡里的空地上。右玉县委宣传部王涛副部长介绍说，县政府已和有关企业签约，合作推进杀虎口景区文化旅游项目，项目包括杀虎堡遗址公园、西口古道、长城旅游、湿地公园、乡村旅游等景点，还有游客服务中心、商业住宿等配套设施。杀虎口景区启动建设已有近20年时间，新修了杀虎口长城和博物馆，将原紧邻长城的杀虎口村进行了搬迁，在平遥堡修建了仿古建筑，但尚未打造一个旅游热点。还有专家提出批评，认为没有保留好原来长城的遗迹。也有网友说，看杀虎口新修的长城还不如去附近探寻原汁原味的残存长城。

新规划中，杀虎堡将建设遗址公园，历史遗存得到重视。王德功认为，杀虎口景区的精髓在于历史文化，应该努力展示杀虎口独有的文化元素，而不是只追求新奇好玩。与其仿建复活节岛的石人阵，不如保护好西口古道石头上的车辙，收集资料实物设置西口古道展览，与其使用电视剧《走西口》土匪刘一刀的名字开店，不如做好大盛魁名号的宣传。

初秋右玉，草木葱葱。70年前，这里植被稀疏、风沙肆虐，右玉人持之以恒地植树造林，将不毛之地建设成了塞上绿洲。

杀虎口应该有一天重见繁华。但愿那新起的繁华之中，能保留些许苍凉的味道。

杀虎口景区启动建设已有近20年时间，新修了杀虎口长城和博物馆，将原紧邻长城的杀虎口村进行了搬迁，在平遥堡修建了仿古建筑，但尚未打造一个旅游热点。还有专家提出批评，认为没有保留好原来长城的遗迹。也有网友说，看杀虎口新修的长城还不如去附近探寻原汁原味的残存长城。

新规划中，杀虎堡将建设遗址公园，历史遗存得到重视。王德功认为，杀虎口景区的精髓在于历史文化，应该努力展示杀虎口独有的文化元素，而不是只追求新奇好玩。与其仿建复活节岛的石人阵，不如保护好西口古道石头上的车辙，收集资料实物设置西口古道展览，与其使用电视剧《走西口》土匪刘一刀的名字开店，不如做好大盛魁名号的宣传。

初秋右玉，草木葱葱。70年前，这里植被稀疏、风沙肆虐，右玉人持之以恒地植树造林，将不毛之地建设成了塞上绿洲。

杀虎口应该有一天重见繁华。但愿那新起的繁华之中，能保留些许苍凉的味道。

杀虎口景区启动建设已有近20年时间，新修了杀虎口长城和博物馆，将原紧邻长城的杀虎口村进行了搬迁，在平遥堡修建了仿古建筑，但尚未打造一个旅游热点。还有专家提出批评，认为没有保留好原来长城的遗迹。也有网友说，看杀虎口新修的长城还不如去附近探寻原汁原味的残存长城。

新规划中，杀虎堡将建设遗址公园，历史遗存得到重视。王德功认为，杀虎口景区的精髓在于历史文化，应该努力展示杀虎口独有的文化元素，而不是只追求新奇好玩。与其仿建复活节岛的石人阵，不如保护好西口古道石头上的车辙，收集资料实物设置西口古道展览，与其使用电视剧《走西口》土匪刘一刀的名字开店，不如做好大盛魁名号的宣传。

初秋右玉，草木葱葱。70年前，这里植被稀疏、风沙肆虐，右玉人持之以恒地植树造林，将不毛之地建设成了塞上绿洲。

杀虎口应该有一天重见繁华。但愿那新起的繁华之中，能保留些许苍凉的味道。

杀虎口应该有一天重见繁华。但愿那新起的繁华之中，能保留些许苍凉的味道。

新华社记者詹彦摄




制图：阎天雷

本报记者王文化

杀虎口有热闹的故事元素，现实中却显得清冷。

在山西省右玉县东北部，和内蒙古交界处，大道上有两个城门楼连接起的拱门，上写“杀虎口”。两边连着长城，都是近年新修的。不远处还建了个博物馆，博物馆旁有西口古道，通向杀虎堡。古堡凋敝，里面有仿古建筑，大都锁着门。拱门处和博物馆有些游客，古道和古堡少有人行。

杀虎口是走西口的主要地标，充满情爱、财富、权势、战争等等故事元素，这些绚丽，缤纷在记忆的画布上。

如今右玉是有名的写生基地，画家作品中的杀虎口，只余苍凉。

拥旆为汉将 汗马出长城

名中带“杀”的地方很少，杀虎口之“杀”，来自它狼烟滚滚的履历。

这里东西两山对峙，苍头河自南向北纵贯，形成天然关隘，“扼三关而控五原，自古称为险要”，是山西连接河套平原以至蒙古高原通道上的重要隘口，自古就是中原政权与草原势力相争相融之地。

“拥旆为汉将，汗马出长城。长城地势险，万里与云平。凉秋八九月，敌骑入幽并。飞狐白日晚，瀚海愁云生。羽书始断绝，刁斗昼惊夜。乘障挥宝剑，蔽日引高旌……”

北齐虞羲这首《霍将军出塞》书写西汉名将霍去病抗击匈奴的往事，霍去病曾由杀虎口一带出征，将功勋铭刻在大漠之中。

杀虎口的战事可追溯到更早，春秋战国时，这一带称参合陁、参合口，向南100公里有善无城（今右卫古城所在地）。史料记载，善无城为赵武灵王所建，他还在此设雁门郡，李牧曾长期驻守善无城抵御匈奴，多次出杀虎口进攻。

善无是个别致的名字。右玉县博物馆馆长吴承山说，善无是无善的意思，就是善到此没有了，古时中原文明开化较早，讲究礼义廉耻，北方游牧民族还处在原始部落状态，常南下劫掠，被中原人视为“害”和“恶”，赵武灵王设善无县，是想将“害”拒之于外。

抢掠和安宁，“害”与“善”，作为这些分野的临界点，杀虎口承载的岁月注定不会平淡。西汉时，雁门郡治所仍在善无，“雁门守、天下安”，汉景帝时，李广、冯敞、郅都先后任雁门郡守，守卫善无，均未善终。

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飞将军李广作过包括雁门郡在内的7个郡守，名震边陲，功高却未封侯，年迈出征，迷路失期，被少壮统帅卫青责问，愤而自杀。

冯敞是名门之后，曾任御史大夫。任雁门郡守时，匈奴攻入杀虎口，冯敞力战被杀。

郅都传记收在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中，他以实行酷法不避权贵闻名，被称为“苍鹰”，办理景帝之子临江王刘荣一案时毫不徇情，致使刘荣自尽，触怒倾天下的大窦太后。景帝安排他出守雁门郡，到任后治军有方，威名远扬，匈奴不敢靠近，司马迁写道：“匈奴尝为偶人像郅都，令骑射，莫能中，见惮如此。”但窦太后仍不放过郅都，找了个名义将其斩杀。

冯敞之死是因没有防住外来的“害”，李广、郅都守得很好却难免横死，“害”来自他们捍卫的后方。

考古发现表明，善无城掩埋在现存明代建设的右卫古城之下，比右卫古城还要大，根据遗迹推测原城呈正方形，占地约400万平方米，曾出土汉代“千秋万岁”瓦当和陶器等。

隋唐时期，杀虎口一带仍是要塞。隋炀帝杨广自此出行巡边，到大利城（今和

林格勒）会晤启利可汗，作诗云：“鹿塞鸿旗驻，龙庭翠辇回。毡帷望风举，穹庐向日开……”

唐代称杀虎口为白狼关，在善无城设静边军防御突厥。安史之乱时，叛军占领山西，郭子仪率部从和林格尔攻入杀虎口，在静边军城与高秀岩部叛军激战，高秀岩副手王景山及其子王液阵前倒戈，高秀岩被俘，叛军大败，史称静边大捷。这是安史之乱中唐军的首场大捷，唐军由此摆脱颓势，这事发生在755年。

1952年，右玉县沙梁村的几个村民修渠时挖出两块石碑，砌了猪圈。1985年，下乡的县委书记偶然发现，这两块石碑是静边大捷中王液的墓铭和墓志铭，于是运回县博物馆收藏。历经千余年，经历黄沙和猪圈，铭文仍可辨：“蒹葭凄凄，白露未晞。唯此哲人，翻然成悲。彼苍者天，彼黍离离……”

彼黍离离，行迈靡靡。墓刻犹在，墓早不知何处。

936年，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，杀虎口一带失去了屏障作用，迄今没有发现宋代有关于这里的记载，当时此处属辽和金，但也没发现辽金有相关记载。

政治军事版图的改变，使地理上的要塞失去作用，历史的聚光灯在杀虎口黯淡下去。

无人知晓，自何时起，昔日的要塞没入大漠风沙之中。

斗转星移，四百多年后，杀虎口重回历史舞台。明代为加强北方防御重修长城，杀虎口是重镇，称杀胡口，筑杀胡堡，堡周长2里，包砖，高3丈5尺，内驻巡检司副将、都司、守备，后又在相邻处修了平集堡，共驻有步兵1047名、骑兵152名。

嘉靖年间，鞑靼数次攻入杀虎口，劫掠杀戮。1557年攻入杀虎口，围困右卫城8个月，守将王德战死，城内断粮，士兵煮弓弦充饥，誓死不降。

杀胡口之名，积淀着多少仇怨。这个怨气很重的名字在1696年被改为杀虎口，因为这个改动的是康熙。那一年他亲征噶尔丹大获全胜，凯旋时驻蹕右卫，大宴将士，并为这要塞题写匾额，改“胡”为“虎”，或是想将人间杀伐之气转向了打猎吧。

改名之后，杀虎口的烽烟确实平息了许久，故事基调转向另外的元素。

握手一长叹 泪为生别泣

“哥哥你走西口，小妹妹我实在难留。”一曲《走西口》，将杀虎口的戾气化为缠绵悱恻。

《走西口》有民歌和戏曲，版本很多。二人台剧目《走西口》情节完整，说的是咸丰五年，山西农民大春新婚不久，为生活所迫要走出口外，妻子孙玉莲挽留不住，反复叮嘱，从衣食住行到为人处世，事事提醒，叨唠之中满是牵挂和不舍。

“歇歇你平地歇，你不要靠崖头，恐怕那崖头倒，压在你崖里头……吃饭要吃熟，生饭不美口。你吃下肚疼脑热，该叫人家谁侍候……一不要抽洋烟，二不要贪耍钱，学下那劣毛病，恐怕你受可怜……”（五云堂玩艺班戏文光绪十一年版）。没有海枯石烂、地老天荒，有的只是平实日子的细微和艰辛旅程的牵挂，唯其如此，才打动着代代代寻常生活无奈奔波别离的普通人。

“学会《走西口》，到处有吃口。”这句是晋北及周边艺人的“铁饭碗”。广受欢迎的背后，是千千万万人感同身受的共鸣。

走西口要从康熙说起，征噶尔丹时，为保障军需供应，允许山西商人随军贸易。由此旅蒙商贸不断发展，之后放开边禁，大量山西商人、农民去口外谋生，形成移民潮，称走西口。山西人称杀虎口为西口、张家口为东口。走西口的出口不只

杀虎口，也不限于陆路，但杀虎口是走西口最有代表意义的地标。

一般认为，走西口从康熙中期起，到上世纪中叶，历时260多年，涉及人口数以百万计，主要到口外经商、务工、垦荒等，其中有乔家大院乔致庸那样的富商，更多是为糊口奔忙的穷苦人。山西土地瘠薄，灾年不断，“河曲保德州，十年九不收，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野菜”。《走西口》中太春唱道：“家无生活计，吃粥米粮尽，手中无分文，不走西口怎么走？”

出了西口也难行。孙玉莲再三叮嘱，表达出非同一般的关心惦念，因为当时杀虎口外的世界确实危机四伏。

“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，一路上数不尽艰难种种……东三天西三天无处安身，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。住沙滩睡冷地砖头当枕，铺竹笠盖星宿难耐天明。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，下石河拉大船驼背弯身，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因坎，走后管拉骆驼自问冤军，大青山背大炭压断板筋，蒿塔梁放冬半冷寒受冻，乌梁素打芦箭卧雪爬冰，遇传人道瘟疫九死一生，沙蒿塔子碰土匪几乎送命。”

表现走西口艰难的民歌不少，这首《西口行》较全面。掏根子指挖甘草，保德人主要从事这个行业，在大草场里挖坑掏草根，和下煤窑、拉纤等一样充满艰辛。磨难中，不少人命丧他乡。

在最早唱响《走西口》的河曲县，至今仍保留放河灯的风俗，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前后三天，在黄河上放麻纸扎的河灯，以祭奠走西口没有归来的亡灵。

夜幕下，船行到河中央，宛转的乐曲声中，一盏盏如莲花般的各色河灯顺流远去，在黑暗之中闪烁着光亮。

260多年里，不知有多少从杀虎口走过的身影，如这河灯一般，闪亮、熄灭。但他们也留了下来，通过《走西口》《西口行》等等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，留下了他们的爱情、他们的感伤、他们的希冀……

“担起担担你走呀，留下妹妹谁接呀。哥哥走呀妹妹拉，一拉一扯好难活。”“哥哥走出二里半，小妹妹还在房顶上看。风尘尘不动树叶叶落，真魂魂跟上了你走了。”

“你走口外我在家，你打光棍我守寡。炉火不旺谁给咱扇？锅里没水谁给咱担？”

“三天刮了九场风，黄土掩没怎安身？西北风刮越起越急，受苦人在外谁心疼？”

这些朴拙的歌词，是无数漫漫长夜里，许许多多孤苦的灵魂，一点一滴的泪水和心血汇聚而成。

“山曲儿好比天上的油”，河曲民歌集研究者贾德义曾说，走西口的人们，虽然生活苦难，但也有自己的娱乐方式，就是民歌。男人在口外想念女人，女人在口内想念男人，就把思念唱出来。他们不识字，自娱自乐，歌词上口易记，通俗简单。

这些民歌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，走西口的漫长日子里，人们一句你一句地表达心声，在传唱中，不停地丰富修改，折射着一个庞大群体心绪和情感。

“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。”杀虎口成为军事要塞是因为它处在交通要道之上。秦代就修建了通过杀虎口的驰道。汉代昭君出塞，这里是她进入大漠前的最后关隘。杀虎口东南20多公里，有个蹄窟岭，传王昭君行至此处，留恋故国，马蹉跎不前，马路踏出窟印。

据记载，苏武出使匈奴也由杀虎口。《玉台新咏》中收有《留别妻》，传为苏武作品。“行役在战场，相见未有期。握手一长叹，泪为生别泣……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”

“握手一长叹，泪为生别泣。”“紧紧拉着哥哥的袖，汪汪的泪水肚里流。”相隔近两千年，《留别妻》和《走西口》吟唱出共同的场景和情绪。这，算是杀虎口的

一重底色吧。

河海逢清晏 荣光织锦文

在杀虎口边上的右玉县博物馆大厅里，有巨幅油画展现清代杀虎口的繁华昌盛，楼台相连、商旅如云。

那是杀虎口的黄金时代。

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，清廷在杀虎口设立税关，是其在北疆贸易设立最早的两大税关之一，另一个是张家口。张家口贸易范围在蒙古草原中部以东，杀虎口的贸易范围则以漠西、漠北的广大地区为主。杀虎口税务监督署，管辖山西天镇新天堡至陕西神木长城沿线的税收和人事事务，涉及今天晋蒙陕三地。“商人运载货物例直赴杀虎口输税，不许绕道别口私走。”

与张家口、粤海关、崇文门及杭州、苏州、江宁三大织造一样，杀虎口直接隶属内务府，监督由朝廷直接委任，大抵是内务府员外郎、六部员外郎或部中轮流兼任。

曾任右玉县政协主席的王德功对当地文史颇有研究，他说，清代杀虎口是繁华所在，军事、商贸、手工业功能集聚。杀虎堡由相连接的三个部分组成：杀虎堡旧堡、中关、平集堡（新堡）。旧堡驻军，新堡住民，中关开阔地带进行商贸和税收管理，周围还建了大量的房屋，最多时人口达5万人。

设有8大衙署，户部衙门负责税收，驿传部署主管驿站，邮传兼管茶盐，将军署衙为当地最高军事机构，还有都司衙门、守备衙门、协镇衙门、道台衙门、巡检衙门。

有各种庙宇51座，号称“全庙”，涵盖儒释道及诸多民间信仰，包括玉皇阁、真武庙、吕祖庙、观音庙、文庙、关帝庙、佛殿、喇嘛召庙、大仙庙、马王庙、苏武庙、花庙、鲁班庙等等。

庙多，庙会自然多，几乎月月有会，天天唱戏。最热闹的是黄粟会，为庆祝康熙西征胜利而设，费用由户部直拨。每年七月二十五起会，会期十天，庙会期间，各庙都要请戏班，路过艺班也要无偿献艺。

店铺上千家，涉及绸缎、日杂、副食、医药、钱行、酒楼、作坊等行业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盛魁，它从杀虎口起家，到清代中后期发展为旅蒙最大的商号，从业人员约7000人。

诸般盛况，已成往事。

从博物馆出来向南就是西口古道，博物馆解说员介绍说前边杀虎堡有影视基地，但她解说只到古道入口处。古道为石砌而成，颇多尘土，破损难行。道上不见行人，有头毛驴孤单地拴在路边。小心前行，一些地方可以看到明显的车辙印痕，深浅不一。或是为了方便通行，有的路段翻修过，淡化了沧桑印迹。

旧堡城墙残缺不全，堡内已无建筑，种着玉米。新堡城墙尚存，是6到10米高的夯土墙，砖砌南城保留较完整，砖雕垂花门饰下有匾额，依稀可辨出“平集堡”三个字。新堡里也没有什么古建筑，有的是新建仿古建筑，形成仿古街的规模，却大都关着门，有几个当地的孩子跑过，没看到游人。

新堡内有拍摄电视剧《右玉和它的县委书记们》时新建的外景，有新华书店、电影院，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貌建设，不是完整建筑，只有门面墙，算是影视基地的风景吧。

蓝天白云之下，杀虎堡显得空旷平静，或许以后还会在这里影视需要的什么场景，但当年的衙署、庙宇、店铺再没有了。

杀虎口昔日的荣光和细节，还保留在文献之中。

在台北故宫所藏清代档案中，已整理出涉及杀虎口的记载近90件。其中，最早的一件是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大学



▲新修的杀虎口。本报记者王文化摄